

我認為最美的一幅畫——

## 宋 崔白 雙喜圖 之結構分析

系級：醫一

姓名：曾士剛

學號：B101099101

第一章	前言	1
第一節	動機	1
第二節	目的	1
第二章	結構	2
第一節	看的到的佈景與看不到的故事	2
第二節	結構安排	3
第三章	結論與感想	5
第四章	參考文獻	5

# 第一章 前言

崔白是活躍於北宋神宗的畫院畫家，出生安徽濠梁，工於花鳥，畫史上說他作畫著重筆描而設色清淡，使當時的花鳥風格為之一變，而「雙喜圖」正好代表著這種新風格的典形樣式。<sup>註一</sup>

## 第一節 動機

第一次到故宮參觀，是我在國二的時候，隨著興致四處參觀，第一個看到的繪畫作品就是「雙喜圖」，記得當時這幅畫被掛於二樓的大玻璃櫃，由於剛好位於近樓梯處，一踏上二樓，此幅畫就映入眼簾，自此之後，我就沒有看過比這幅更貼近完美的花鳥畫了，即使是崔白其他的作品。

國中畢業後，經過了高中，一直到上了大學，這幅畫在我心中的地位不減，但是卻也慢慢發現自己只知道「美」，而不知道「為什麼」美，只有抽象的感覺，至於實際的認識層面，完全是無，一如陳老師所說：「藝術很容易讓人感到抽象，但其實所有的抽象感受都來自於具體形象的設計，她是，一門學問，自然需要可以被傳遞、理解，甚至分享。」<sup>註二</sup>我突然恍然大悟，與其強加於他人己身的感動，應該要學會如何去形容「美」。

## 第二節 目的

為什麼這幅畫我會認為這麼美？於內心深思這個問題逾兩個星期後，我發現自己在這一個部份的形容能力十分薄弱，是因為顏色漂亮嗎？不是，即使是故宮的真品也都有些許褪色，何況顏色鮮明的一些近期的水墨作品，都無法激起我的興趣；是因為動物畫的十分細膩嗎？一部分，但我覺得崔白自己的「寒雀圖」的畫工更為細膩；是因為清楚呈現空氣的流動嗎？應該也只是一部分，真正的主因另有其他，最後我決定翻閱一些論畫的書籍，參考他人的詮釋：

此幅畫為自然深刻的描寫，充滿音樂的節奏性，原可清唱，卻是自然交響樂，旋律起伏，躍動著萬物的生機，此時已不知筆墨何在？只見自然情趣的活力，是理，是氣，也是趣。<sup>註三</sup>

雖然此段話讓人有些一頭霧水，但「節奏性」、「起伏」和「躍動」，讓我找到了方向——是它的「結構」，讓我覺得美，其中包含它的內容與安排。

---

<sup>註一</sup> 《中國古代繪畫名品》參見石守謙等編著。（台北市，雄獅圖書，1986年，三版），〈名品篇〉崔白 雙喜圖 頁39。簡介崔白並描述這幅畫的代表性。

<sup>註二</sup> 節錄於與陳老師在3月1日時的email討論

<sup>註三</sup> 《宋代繪畫美學析論》參見黃光男編著。（台北市，漢光文化，1993年，二版），〈宋代繪畫作品輯要〉崔白 雙喜圖 頁529。談雙喜圖給人的感覺。

## 第二章 結構

想要探討結構，我認為要先了解它的組成元素為何，然後再進一步探討元素之間的安排與互動，在畫面上呈現的有清晰的動物與植物，隱約的風與視線，而在整體的安排上，我分為 S 結構、J 結構和 Z 結構三個重要安排。

### 第一節 看的到的佈景與看不到的故事



不難發現在這個作品中有兩隻鵲鳥與一隻玄兔(如圖一)，而且如果在進一步觀察，便可發現作者運用了一點巧思，用由左而右的光線<sup>註五</sup>，去題顯出自己在毛髮上的細膩刻畫，並且在更深入的用毛髮量的顯著不同，去襯托出兩種動物的質量差距。

然而，若動物的描繪僅止於此，無以造就此作品的重要，在樹梢的兩隻鵲鳥，似乎是認為兔子闖入了自己的棲息地盤，所以樹枝上的鳥對牠予以威嚇，張開翅

<sup>註四</sup> 圖片取自故宮博物院首頁/典藏資源/典藏經典/宋 崔白 雙喜圖

<http://www.npm.gov.tw/masterpiece/enlargement.jsp?pic=K2A000834>

<sup>註五</sup> 之所以由左而右，可以從小坡上的陰影，與整個兔身的明暗變化中推敲。

膀與鳥喙，在無聲的畫作中，營造出有聲的場景；可是在激烈的排敵情緒中，兔子對於相對於自己體重這麼小的威脅，似乎不是很在意，只是暫時收起本欲往前的右前肢，回過頭看看發生什麼情況，剛好與樹枝上的鵲鳥四目相對，這一交會，變構成了非常重要的氣氛元素。

相較於動物的描繪，在場景中的植物的枝幹有較為明顯的輪廓，給人一種遒勁的感覺，但是葉片的部分，又採取直接用末或色彩描繪而成，近似沒骨畫法，給人一種柔軟且清楚呈現環境現況的感覺，植物成員有茅草、細竹和一高一矮的兩株天南星科的灌木。

我認為葉片刻意營造柔軟，是為了呈現場景中的氣體流動，由左而右、由下而上的風，而仍在飛行中的鵲鳥，也加強了這一個「看不見的元素」，讓這陣風使畫面不會凝滯而更活潑生動。

## 第二節 結構安排



(圖三) S結構



(圖四) J結構

崔白在安排這一個作品時，十分明顯地把主要的內容安排為 S 的形狀(如圖

三)<sup>註六</sup>，這一個結構，讓人即使是快速的瀏覽過去，也不會覺得空蕩，而 S 形的兩處留白，也不會讓人覺得過與壅擠，應該與陳老師提到的「之」自形結構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<sup>註七</sup>

若是在觀察久一些，也不難發現 J 字形的結構，而這個部分主要呈現的則是「風」的流向，底部的空氣，隨著由左而右地被推動，遇到右邊的小土坡時則順勢而上，再加上看起來十分柔軟的葉片擺盪，如此鋪陳出了一個 J 的形狀。

「留白」並非無色，而是無色之色，是在「無」處看到了「有」。<sup>註八</sup>

左側這一塊看似空蕩地區域，其實並不是毫無內容，作者隱藏著一個 Z 字形的安排於其中(如圖五)。這個 Z 來自於右上方的鵲鳥和左下方的玄兔的「視線」！<sup>註九</sup>也是讓此幅畫更為生動的關鍵。

這三個主要結構上地安排，使這幅雖然沒有炫麗色彩或豐富內容的作品，卻讓人覺得十分的「充實」，在許多的小細節上製造出了林間的動態生趣，讓人覺的自然且易親近。



(圖五)  
Z 結構

<sup>註六</sup> 主要由右上角的鵲鳥，較高的矮灌木和兔子所組成，占全部主要內容的半數。

<sup>註七</sup> 老師在上山水畫時，提到畫家常把山勢畫為「之」字形，以凸顯水的流勢，雖然雙喜圖中並沒有此一用意，但是 S 形的結構在此處，也收得正面的效果。

<sup>註八</sup> 《空靈的意境》參見東海大學碩士論文，劉舜仁著，第 1 頁。

<sup>註九</sup> Z 字主要來自於右上方地鵲鳥，而偏左的鵲鳥的視線，則可讓左側的留白充滿氣氛。

## 第三章 結論與感想

在這之前，我從來沒有想過為什麼這幅畫如此的吸引我，為什麼自己會打從心底的認為他很「美」，或者更重要的，我好像沒有好好的思考「何謂美」？

《孟子》：「充實之謂美。」<sup>註十</sup>

雖然孟子形容的是人的德行，有內涵的人會由外表顯露，進而影響他人，讓別人覺得他擁有「美」，而我則認為繪畫作品也有一樣的道理，有些油畫或牡丹花的水墨畫，會以豐富的色彩與精細的雕琢去充實它的內容，而也有些畫作如「雙喜圖」是以巧妙地安排與結構，讓人覺得每一個角落，都有它的內容。我無從評價哪一種充實的方法比較好，畢竟人的喜好有所不同，只是剛好比較喜歡後者，因為嫌前者有些壅擠。

在構思這一份期末報告的時候，其實剛開始時沒有想的很清楚就動手了，只和老師討論過兩次就一股腦地自己做了，一部分是因為加退選時多選了一些負擔較重的課，二是害怕自己對這幅畫的感動，會在不間斷的討論中被抹殺掉。

事實證明我的害怕是多餘的，因為我會動搖，因為我說不出「為什麼」，所以我害怕，直到我在其他經典課程中聽到孟子的這一句話，我才恍然大悟自己內心的想法，告訴自己：「『雙喜圖』的確是一幅充實的畫，對美的感動是屬於自己的，沒有人可以把它拿走。」大概學期中時，我才有翻閱其他參考資料的自信，因為我再也不可能會被其他的評論牽著鼻子走，少了情緒的干擾，開始可以客觀的判斷資料的價值，並將其中的論述，吸收成為自己的內容。

最後我也問自己：「雙喜圖的充實，僅止於結構安排嗎？」當然不是！只是我的能力不足，以致無能力闡述內心的抽象，只能怪自己「自我發現」的時間太晚，沒辦法將自己充實到和這幅畫差不多的境界。

其實「中國藝術史」這一門課，和我當初點下去選課的理想有很大的差距，我一直偏執地認為花鳥畫才是藝術的精髓，希望大半的時間可以介紹此區塊，但事實證明連修同一門課的朋友不支持，而其他藝術作品也有其精華，雖然稍嫌枯燥，但也都有所獲得，累積一個學期下來，終於讓我這三類組的頭腦，有了一些正確的藝術素養。

## 第四章 參考文獻

- 一、《中國古代繪畫名品》石守謙等著。(台北市，雄獅圖書，1986年，三版)
- 二、《宋代繪畫美學析論》黃光男著。(台北市，漢光文化，1993年，二版)
- 三、《空靈的意境》刊於東海大學碩士論文，劉舜仁著。
- 四、《新譯四書讀本》郭建勳註譯。(台北市，三民書局，2009年，二版)

---

<sup>註十</sup> 《孟子》參見郭建勳註譯。《新譯四書讀本》，(台北市，三民書局，2009年，二版)，頁376。